

竹洲



文集

竹洲文集壹部
編修朱筠文出家
乾隆八年正月翰林

重刻竹洲文集序

卷之三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于河洛
間門墻之士比于鄒魯蓋自
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
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
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
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

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
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即有
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
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咸竒
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
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
石湖范公上下其論議而參

請于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
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
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
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
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
強孟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
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

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嘗以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

見知孝宗。寢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

力焉先生既沒曾孫資深始
裒其遺文為二十卷上之得
易名之典兵燹數更板刻亡
矣今十世孫雷亨始取家藏
本嗣刻之俾從子俊來屬為
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
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

校訂以授俊而序之曰嗚呼
是豈可以文人韻士之作例
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濟之
明碩之學故其見于言者皆
民彝物則之餘而無枉已徇
人之意蓋其所得于先正者
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

行于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
名史冊獨其徃反之札稱與
之詞見于考亭諸書者昭如
日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
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所
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
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

為空言于天下則如先生之
文亦何可少哉雖然今去宋
遠矣文章道德之士與先生
相後先者計多有之而不得
有賢嗣人引其遺響于無窮
不又可慨也哉走程氏遠裔
幸與先生皆出文公之邦而

於斯文獲與討論之後不揣
蕪陋僭書其事以誌觀者如
此先生初名傑字益恭以進
國諱更名傑世居休寧商山
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
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云
弘治六年癸丑春正月四日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同邑後學程敏政序



竹洲文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
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
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
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
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霧河綠宇龜呈於溟洛聖
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
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虛而言
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
其可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
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

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
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
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
所以涉歷者為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華旁近數
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為尤至
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
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
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
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
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
民生日用之則疊疊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

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虛而施狹曾不得盡見
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之畀
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躋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
落筆超群英鷲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
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
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秘生也晚
跡公蓋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秘一言於篇
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
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
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謹書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雋偉大畧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鑄以爲新也士及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無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陞對

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成駿駸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虛觴招致其親所素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

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由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

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
仍賢於工部遠矣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
聖天子方以文孝移風俗資深既哀輯遺文囊封上進
以備 乙覽而與其父鉉每見必惓惓屬爲書此夢焉
是真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二十
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起居郎歙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歙睦桑蔭相屬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庠必寄
徑一日歸僑遠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洲公緣道採野
菜開尊逆旅毛魚以薦曰奇味也苦益菜毛魚自吳益
恭始揚祖諸父猶獲接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

勁氣不忘七筋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歙得文集於其
孫元鼎奏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
太速屢失事機寔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
携來京再讀之掩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剛強勇三說爲
贈言誠得切磋義楊祖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
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於沮
無疑也九京可作願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略識苦菜
毛魚風味元鼎蒐討其先世逸語方切聞之喜固要楊
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嘉熙戊戌三月既望錦
溪洪楊祖敬書

頃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

參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
取竹洲翁文觀之崕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
十年後不及即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
龍川序引印乎其不誣矣頃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
見闡闡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
不能有琅誦遺集為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十月辛
巳外曾孫壻古鄭陳墳敬書

竹洲文集目錄

第一

奏議

論恢復大計

論邕州化外諸國

論二廣官吏

論治民理財

論文臣當習武事

論選人改官

第二

奏議



論大臣近臣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論廣西治盜賊

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論募兵

第三

政議

富國彊兵策并序

富國

彊兵

芻言三篇并序

縣令

黠吏

豪民

房杜

姚宋

第四

表啓

代賀隆興改元表

謝賜曆日表

賀王丞相啓

上明州沈丞相啓

賀洪樞密啓

知秦州謝執政啓

倅邕謝宰執啓

謝南軒舉狀啓

第五

啓

與桂帥張南軒啓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上明州僉判許狀啓

第六

啓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上憲使啓

賀金少卿啓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通信守徐侍郎啓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賀金丈除給事啓

上錢通判啓

第七

書

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上蔣樞密書

見辛給事書

上王丞相書

上姚樞密書

又

上湯丞相論餘姚海賊書

第八

書

上張南軒書

謝南軒薦舉書

與南軒論盜賊書

上五府乞官觀書

見洪徽州書

答吳益深書

答汪楚才書

答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第九

記

竹洲記

平齋記

愛民堂記

懋思軒記

就軒記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尊己堂記

第十

記

相公橋記

隱微齋記

休寧縣修學記

觀潮記

仰高亭記

休寧縣尉廳壁記

瑞芝記

騎鯨軒記

第十一

序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送范石湖序

送程少章游兩淮序

棣華小錄序

送詹景陽序

送宗人游術序

送陳守入覲序

送曹守序

第十二

雜著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墨說

題五峯先生知言卷末

題陳氏雪溪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名一枝庵

宴邕守樂語

勸農文

記鼠

第十三

銘贊

賜笏銘

寫真自贊

戲題東湖畫像

硯銘

硯銘

又

又

又

石爐銘

竹篔銘

祈陽石屏銘

第十四

祭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祭金靜之文

祭吳仲賢文

祭吳廷操文

第十五

古賦辭附

浮丘仙賦并序

良干竭賦并序

冰玉辭

第十六

古風

題朝爽亭

題新安僉廳柱笏亭

題騎牛圖

代陳無已述懷

和孫先生彦及棣華堂詩韻

寄題鄭集之醉夢齋

次韻南軒先生榕溪閣

贈汪叔耕

題陳仲禮四知軒

寄題淳安陳令君讀書林

以竹床贈楊信伯

和唐秘校見貽長篇

題李休寧葺齋

宿神潭洪氏醉經堂

題祝聖寺浮梁道中

揚村道中邂逅趙仁甫

題陽山寺

獨酌

早起

第十七

律詩

題古巖 二首

過叢桂堂

送洪史君赴關

酌月亭

和金尚書棣華詩韻

晚步

拾梧子

送錢虞仲兄弟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二首

和呂守環秀堂三首

休日飲直之運屬家

次徐令韻

還程彥舉詩卷

清明陰雨呈同舍
弋陽道中

第十八

絕句

番陽道中

寓郡城客舍

雪中桃花二絕

偶成

題趙同叔開軒植竹絕

寓壺源僧舍三絕

輦送人詩代簡二絕

題月巖

答范石湖牡丹詩

第十九

樂府

念奴嬌

驀山溪

老人和

滿庭芳

又

虞美人

又

又

西江月

浣沙溪 題星州寺

又 次范石湖韻

又 題餘干傳舍

又 登鎮遠樓

又 竹洲七夕

又

又 和前鎮遠韻

又 梅

減字木蘭花

又

又

又

第二十

棣華雜著

識齋記

摩蒼軒記

贈桂縣丞掛冠序

見季守書

見蔣樞巧祠書

與蔣叅政啓

附錄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陸伯壽書墨說後

南軒先生贈別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書二

陳狀元與東萊先生書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朱文公與尤延之書二

竹洲先生吳公行狀

文肅吳公謚告

勅牒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文公與

竹洲文集目錄

進竹洲文集上表錄本

臣資評言臣曾祖臣做所著文集三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

進者哀輯陳編張祖風之悠邈遭逢

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瀆

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親

故笏猶思魏證之賢

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謚或

瞻求於數世或

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做生

而坎壤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
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垓紘氣吞胡虜係單于之頸視表
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爲近擬若偉節
著于當時載觀

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歛張栻顯於長
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靡不相友咸與
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
文章公車旒袞歎嘉興思

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資志以其施然禮樂彬彬尚多
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難騷儻待時而
獲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

皇帝陛下綱維治統

寤寐英賢聞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
賦恨不同時蓋嘗

振發潛光

褒錄徃哲凡曰先臣之雅舊皆蒙

謚典之微稱忍令太陽之華尚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
空結營魂臣隕涕潛然緘書惕若敢冀

燕閒之賜覽特昭

鴻霈以易名起地下之脩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
義其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倣文集總爲一十冊謹囊
封隨表上

進以

聞臣冒犯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熙貳年拾壹月 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奉

聖旨降付尚書省

竹洲文集卷第一

奏議

論恢復大計

臣切惟 陛下英畧神武度越高光粵自龍飛銳志恢復憂塵宵旰十有七年算計見効邈未有期皆由前後將相之臣為陛下建恢復之策者初未嘗知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大計故其進也或失之太銳其退也或失之太速進退遲速屢失事機馴至自沮以至於今間有言恢復者或笑為踈狂或指為迎合雖陛下十七年之銳志未必不厭聞而逆輕之臣本書生豈足以言恢復之策然臣嘗深究自古英雄所以爭天下混區宇之計

試爲陛下陳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二取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利疾戰而緩圖則有養虎遺患之禍宜緩圖而疾戰則有喪師自蹙之災自湯武以來英雄之所以爭天下混區宇者雖所遭之時不同所成之功或異而其大計未有能易此二者國家靖康建炎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治定之後立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不能得志於靖康建炎之際而逆亮乃欲大舉於紹興治定之後虜人之計旣已失矣方逆亮之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迨葛虜之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

發一矢葛虜定位之後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之議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審察天下之勢故持苟安之說者則姑欲保守江左爲欲速之計者則便謂中原可平臣願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勢而決一定之計公擇將相而久任之君臣相與日夜爲謀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以俟彼之勢若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以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使之見可而進則得以爭利知難而退則可以固守爲祖述譙梁戰守之計而無桓溫劉裕深入遠闔之患則中原固在吾度內矣若彼之勢遽以壞亂則糾合諸路之

兵水陸並進陛下身將重兵以天聲震之則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勢未至陵夷未至壞亂則吾一兵一騎未可輕動然自逆胡亂華申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見壞亂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圖之若厭迎合之論置中原於度外徇苟安之說姑為保守之計臣聞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賤士非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

論邕州化外諸國

臣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聖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通判適當守將久缺臣前後權州幾及兩年固嘗深究邊利害切見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

皆遠小僻陋各自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祀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強盛獨雄於諸蠻今王名阿謝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書能華言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沒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十八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祀馬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戰鬥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淳熙四年春臣恭被聖旨權知邕州任買馬之責自祀酋必程持其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因及其十

餘事皆難塞之請以乾正爲年號初至時臣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臣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責之乃始屈伏况今邕州西至橫山邊備日弛戍卒日耗異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泂江諸郡政緣當時帥臣監司不知預爲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臣之區區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以爲萬世無患之備蓋廣西州郡

官兵費用並仰漕司鹽利故漕臣之權甚重帥臣之權甚輕帥臣欲備邊事而漕臣吝惜財計所以備邊常不足而漕計常有餘今若責之漕臣與帥臣協力庶幾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戍卒稍復舊觀非惟可以懾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勢使之不敢啓窺伺之心

論二廣官吏

臣竊見陛下天覆四海子視兆民無有遠近之間雖遐荒萬里之外莫不蒙被聖化沐浴膏澤以自安於無事然遠方官吏容有不能爲陛下宣布德意遵奉教條者以臣目所親見廣南西路二十五州其間官吏固多食

貧累衆難待遠缺或武臣援寡難入內地或資格所拘苟就遠小皆非其心之所樂爲徃徃多貪墨苟且而無功名自喜之心是以所至州縣財賦不給獄訟不平盜賊公行姦賊多有其所以爲陛下任萬里耳目之寄覺察此曹使之不敢爲非者惟帥臣監司容有資賦柔懦不能舉職務爲寬厚不敢按劾甚者至有貪恠暴戾身爲不法而與州縣爲市雖時有強健疾惡之人欲振其職者又多躁急輕發不能審察事理之輕重謂如州縣間事或爲士民所訴或爲過客所訐其間不能無撰造增加徃徃聽之不審便與大獄或送鄰州或送遠郡牽連枝蔓動數百人反覆窮究有至數年而不決者一夫

就逮一家失所或死道路或死笞箠或死飢餓或死瘴疫大獄一竟死者實多以至推鞠官吏亦多不免原其所自只因州縣官吏身爲不法而使遠方困窮無辜之人被害至此豈不大可哀憫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應今後除授二廣帥臣監司必遴選有風力知大體者然後付之以萬里耳目所寄或所部州縣官吏有不法者須先依條委官體究如所犯係輕係公只據體究到事理奏聞乞從睿旨施行惟是所犯有賊有私有情理深害者然後批擇緊要係重事件差官根勘仍不許牽連枝蔓庶幾州縣貪墨苟且之吏知所畏懼而遠方窮困無辜之民不致枉被重害

論治民理財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于今六年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筭計見効卓然有成蓋今州縣之吏奉法者多而姦賊者少則陛下嚴治賊吏之効監司郡守每得其人則陛下親加汰擇之効臣家居田野三仕州縣身所親見不敢誣罔然臣一介之忠猶有區區管見蓋國家根本實在州縣州縣之事不過兩端一曰治民二曰理財今之所以上關九重之念下厯有司之責者莫不以是二者為憂而臣以為民不必治財不必理患不知其蔽之所從起爾何謂民不必治夫民莫不有自安之理方今兵革休息水旱無有天下之民亦各安業為州縣者但

奉法循理無事搔動謂訟到官早與了決官物抄書早與印給稅苗出入早與過割保正戶長親與定差賦稅之外不得橫斂強梁害民盜賊竊發力與懲治如此則民自安矣何謂財不必理蓋天下有足用之財臣嘗為小邑切見天下州縣初無小大各有財賦源流可以自足為州縣者但能嚴察簿書勿使欺蔽關防出納勿使陷失謹守期會勿使拖欠總括科名勿使隱匿措置場務勿使敗壞如此則財自豐矣顧此二者初不難行而今之州縣間容有民未獲安財未足用者其蔽有三為守令者昏懦不立則不能行賊私不法則不敢行謹畏自全則不肯行臣愚欲望陛下明詔臺諫監司以此二

者責在州縣昏懦不立者易置閑慢賊私不法者常切
覺察謹畏自全者時加責罰至於剛潔自將不畏強禦
能為陛下治民能為陛下理財者獎惜扶持使得自立
其有游謁之士投納短卷陰險之人撰作匿名豪猾之
家泛濫告訐者量其輕重必治無赦庶幾天下清強之
官爭為陛下治民爭為陛下理財民無不治財無不足
臣恐漢宣之時所謂吏稱民安者不過如此

論文臣當習武事

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習之之久雖中才足
以備用苟非其所素習雖有過人之才亦未可以遽用
也而况兵者天下非常之事庸可以非所素習之人嘗

試而用之哉臣聞有唐盛時諸鎮大帥往往多招致名
士以重其府而士大夫亦往往多自莫府出為大帥者
故當時詩人有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之語熙寧初
神宗皇帝方大有為以起內外之治選人王韶為平戎
策上之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得河湟則夏人有
腹背之憂神宗皇帝知其言為可用而未遽用也以爲
秦鳳路管當機宜文字歷提舉管田市易公事凡五年
而後大舉以韶之才以神宗之銳意其於兵事不敢輕
以授受如此臣切見國家平時管軍付之武將遇有緩
急則以大帥節制之所謂大帥者往往多廟堂執政之
臣其於將佐之能否非其所素知戰陣之奇正非其所

素講士卒之甘苦非其所素與一旦責其身履行陣援
抱決戰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以
臣之愚欲於松江都統制司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
幹辦公事等官悉以文臣中有武勇策畧喜功名者爲
之將臣之所以遇其官屬者一如安撫司之禮請給人
從亦如安撫司之數仍置僉廳使之預聞軍中符籍財
用之事平居無事則日從將臣案閱治事遇有緩急則
令居將臣帳前準備商畧仍使之久於其任任滿則以
次互遷謂如鎮江機宜任滿則遷建康參議建康參議
滿任則遷荆南參議之類如是數年武勇策畧之士益
習戰鬪之法踐歷既久資望益高異時沿邊帥臣緩急

大帥於其中求之必有能爲陛下身履行陣援抱決戰
指麾進退動中機會者

論選人改官

臣聞法久而必敝極而必革此理勢之常然聖人之
所不能易也切見選人改官之法行之已久而流敝之
極在今日爲尤甚此議論之臣每以爲言而陛下之所
深察也夫選人改官限之考第欲試之以事而責之舉
者蓋欲審知其才試之以事而無賦私之過舉之得其
人而無請托之患此固立法者之所深願而亦天下士
大夫之幸也然流弊之極至於今日士大夫無特立獨
行之操慷慨有爲之志者皆自選人經營舉狀之時立

身根本固已摧壞委靡無有能自立於流俗之中而不求舉於人者甚至於搖尾納賂挾勢強取無所不至而謂天下之賢才可以由此而得此臣之所不識也臣愚竊謂國家進用賢才之大權付之舉官之私意不若付之臺諫宰相之公議而取決於陛下之睿鑒臣聞古之用於人者必四十而後仕七十而致仕古之用人者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臣愚欲考古之制為今之法斟酌近年改官之數立為每歲一定之額應選人改官除職事官係朝廷擢用人才自有條例外合用舉狀考第關陞令錄及改合入官者如無贓私罪犯之人年及三十實歷四考有出身人實歷三考並令吏部銓

量與關陞如年已四十已上七十已下實歷九考並令吏部長貳歲終刻刷在部及待闕在任之人結罪保明以聞乞降指揮下臺諫及都堂再加審察其間人才猥冗而無可用之實及衰憊疾病不可用之人並合察退無容備數却於年考及格人內再加選擇如年考不應格及雖應格而無可擇之人亦許缺當年之額不必取足其見任待闕之人願候終任赴審察者亦從其便臺諫宰執既定更乞陛下親賜引見一經睿鑒必無濫進然後降旨特與改官若其間人才政迹卓然可用者陛下時賜睿獎特加擢用則選人請托干進之敝可以少息而孤寒恬退實有才能之人亦有進用之望

竹州文集卷第二

奏議

論大臣近臣

臣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貴近之臣二者其職不同而聖人所以待之之體亦異朝廷大臣當待之以誠而使之任天下之責左右貴近之臣當待之以恩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待之以誠既盡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責則國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廢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復預朝廷之事則天下有公論不可得而掩陛下聖學高明博極今古其於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歷覽而熟究之矣何待螻蟻之臣區區之

言然臣之私憂過計欲望 陛下更垂 聖鑒深察事
體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擇其人而責之以天下之
事其不能任責則國家有法惟 陛下所施凡所以待
左右貴近者高其爵祿而勿令預朝廷之事則天下公
論無得而非國家之法既正則總攬權綱莫此爲大天
下之論既息則君臣之恩可以終全非惟盛世之美事
亦左右貴近無窮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識忌諱然非恃
陛下聖明亦安敢及此惟 陛下赦其愚

論乞委漕臣同帥臣措置沿邊

臣昨於四月內蒙 恩賜對臣偕論邕州化外自犯一
族近年以來稍稍強盛欲乞 聖慈特降 指揮委自

廣南西路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邊備蓋緣二廣諸州
歲計財用並仰漕司鹽利漕司量諸州每歲合用之數
給之以鹽使之發賣每鹽一籬一百斤除脚并七分息
鈔歸漕司外州郡所得每鹽一籬僅六七貫文邕州每
年官兵請給上邊買馬及依法合用之數除兩縣苗稅
外常少錢五萬餘貫又運司每年雖撥得鹽七千五百
籬付邕州自行般運發賣緣本州與欽州廉州交趾爲
隣私鹽出沒難以盡行禁止每年賣鹽僅及五千來籬
依上件則例每年只得鹽利三萬來貫外尚欠歲計錢
一萬餘貫官吏俸給有至半年不支者所以城壁隳壞
將兵減耗以至左右兩江亭障土軍並皆廢散今來若

不委自漕臣雖是本路帥臣亦不能辦况邕州守臣位卑權輕目前財賦尚自不給委實無從措置竊慮因循日久將來邊備愈見廢弛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檢會臣前奏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所有合招填城下將兵增置沿邊土軍人數乞帥漕公共相度施行

論廣西治盜賊

臣初任明州鄞縣尉以捕獲劇賊改官次任饒州安仁知縣又次任邕州通判皆係多盜去處臣以法外鋤治之幾陷大戮自非 陛下天日照臨臣之餘生豈有今日今者得以草茅之賤賜對君父之前臣誠愚無善狀

獨於治盜三折肱焉敢為 陛下陳之臣聞天下有盜猶家之有鼠而人之有病家必不能無鼠而所以去鼠者有猫人必不能無病而所以治病者有藥蓄猫而不捕則鼠或得以晝舞用藥而不早則病必至於日深方今江淮湖海之間盜賊出沒以驚 陛下之赤子者所在而有甚者至於殺掠吏士依阻山澤至煩 睿筭遣大將發重兵然後能定凡其所以致此者由帥憲守令罷軟不職不能治之於早致使賊徒無所畏忌以致滋蔓難圖臣愚欲望 陛下明勅大臣應今後盜賊出沒去處所差帥憲守令必擇有風力敢任事之臣仍勿以吏事責戎事勿以文法拘兵法使之得立功立事於繩

墨之外又明勅帥憲守令謹擇巡尉優養兵級重賞罰
以使人明威信以示盜盜發數多與夫不即撲滅定將
守令重作行遣若更遷延或至滋蔓定將帥憲重行黜
責若盜發輒得與夫元係多盜去處今來日漸衰息除
捕盜官依法推賞外帥憲守令委有措置亦於格法之
外重與推賞使之如猫之必捕如病之早治雖時有小
小犬吠之警亦不足以貽朝廷之慮如其不然日甚一
日歲甚一歲臣恐異時必為東南之患

論廣西帥臣無知漕計

臣契勘諸州諸道兵民財賦之權自晉唐以來帥臣得
以兼制而專有之本朝懲唐末五代藩鎮之禍始分財

賦之權屬之漕臣所謂帥臣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
其實一大郡守耳平居無事之時所部州縣既不知帥
臣之威一旦有盜賊意外之警帥臣之權復為憲漕所
奪調兵賦粟莫之適從方今諸路之敵莫不皆然而沿
邊諸路其敵為甚以臣目所親見廣西帥臣任三面被
邊之責漕臣專一路煮海之利州郡所用財計盡皆仰
給漕臣故帥臣之權甚輕而漕臣之權甚重帥臣欲備
邊而漕臣欲豐財所以廣西沿邊諸郡如融州宜州邕
州欽州皆係控扼溪洞及化外諸國去處比年以來亭
障日壞戍卒日耗蓋函人矢人所職不同故其流弊必
至於此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尚能合

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至煩朝廷遣樞臣將禁旅萬里
遠征然後能定緣當時監司帥臣不知預為之備所以
養成禍根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未樂一族邕州溪
洞有田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國皆兵疆地大驕悍難
制欽州與安南最近水陸之所輻湊此其勢豈止儂智
高之比臣愚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
帥臣協力措置為帥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財計庶幾兩
相通融彼此任責使沿邊諸郡亭障戍卒稍復元豐之
舊非惟可以懾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諸國以
形勢使之不敢起窺伺之心

論配隸當屯駐大軍

臣聞人之有暴惡猶藥之有猛烈處之得其所則無所
不可用用之非其宜則無不為患臣切見頃年州郡奉
行 聖旨指揮應犯強盜合配遠方之人並配隸屯駐
大軍交管當時士大夫之論皆以為當蓋民之敢為盜
者皆桀黠無賴有勇力之人配隸諸軍正得其所後來
不知緣何議論致降指揮依舊配入湖南二廣畧計諸
路每歲所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疆盜或
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氣為牢城卒
者十無一二湖南二廣號盜賊之區每歲常以數千過
犯逃亡之人增益之而朝廷不以為慮臣不知其故何
也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來指揮應犯強

盜合配遠方之人並仰所在州軍依法斷決外量地理遠近押赴千里外屯駐大軍交管內係湖海作過者押赴水軍其他犯罪合配遠方者擇其強壯堪充披帶之人亦依此施行不惟屯駐諸軍可得強壯之用且使湖南二廣可減盜賊歲增之數行之十年利害灼然可見

論募兵

臣切見朝廷平時以募兵爲急而應募者少今歲正是募兵之時而未聞廣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聞饑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爲兵蓋饑困之民不能爲盜而或至於相率而蟻聚者必有以倡之閭里之間桀黠強悍之人不事生業而其智與力足以爲暴

者皆盜之倡也因其饑困之際重其衣食之資募以爲兵則其勢宜樂從桀黠強悍之人旣已衣食於縣官而馴制之則饑民雖欲爲盜誰與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盜一舉而兩得之孰有便於此者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行下諸路早傷州軍委自守臣專切措置召募強壯及格堪充披帶之人分送諸軍交管其名募例及起發路費並照前後招募三衙諸軍體例施行如州郡匱乏去處許令截撥上供錢物充費或自特旨降付官會使之錢物有餘則事易辦集

莫大於水旱之有備而其所甚病者莫甚於盜賊之不
時因民之樂於有備而預爲儲蓄之具因民之病於盜
賊而教之戰陳之法則國可富兵可強而民不病敵不
疑則亦何憚而久不爲也

富國

漢文帝之時匈奴和親海內富庶而晁錯之策猶欲募
吏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贖罪今以東南之力而
當天下之費以無事之時而爲有事之備財計日殫國
力日困而晁錯之策顧之而不用雖嘗用之而行之不
得其術天下之富民與士大夫之多藏厚積者終莫肯
出其有餘以應上之求今某之策欲令內自天府外

列郡各置賑濟倉準備庫專以通判掌之諸武臣合該
奏薦而願奏異姓之親官品未該免役人乞免保正差
役一次官吏安置編羈人除贓罪外願乞自便編配乞
還鄉流罪以下乞贖罪者各爲立一中制令於所在州
軍入納錢米各以五分爲率所在州軍結罪保明備申
戶部戶部籍其所申之數備申 朝廷取旨行下特從
所乞歲終戶部要其所積行下提舉常平司取見椿管
實數如常平之法不許州縣輒有移動如遇水旱合行
賑濟及軍興餽餉合行借兌則開具實數申取朝廷指
揮行下提舉常平司支撥應副如數年之間水旱不作
邊鄙不登所積錢米數目已多則戶部檢實聞奏 陛

下時發德音放民田租如漢文帝之時實治世盛德事
蓋歛天下之財而還與天下共用之如前所謂國富而
民不病者此其策也

疆兵

三代之時諸侯各自爲國故兵制先於備內後世天下
一家故兵制先於備外今者外有強大之敵而內有鼠
狗之盜皆其所當備者則兼二者而用之誠今日所當
務也何者強敵之爲患官兵足以制之而非民兵之所
能備至於盜賊之竊發小者數十人大者百千人惟民
兵足以制之而官兵之強有時而不及今之論者往往
憚民兵之擾而不恤盜賊之暴此愚之所未喻也天下

之事固有勞之而實以佚之擾之而實以安之者且如
淮南之民皆遷徙暴露之餘耕田力作之役非有多歲
厚積如東南之民之富者而兩淮強壯之法行之已久
雖遷徙暴露之民未嘗以爲擾者正以迫近敵境而盜
賊竊發之變往往而作是以家自爲備人自爲戰雖勞
之而適以爲佚擾之而適以爲安今者江湖閩廣之間
強劫之盜數十爲群者所在而是掠取民財污及婦女
民之惴恐甚於強敵今若因民之所甚病畧倣兩淮強
壯之法行之江湖閩廣之間選其有勇力伎藝者結爲
隊伍優給其家器甲所資飲食所給大率令富者出財
智者出慮壯者出力重之以賞罰行之以必信遇有盜

賊更相關集不以遠近各率部伍據險要扼關津徂便掩擊毋得透逸仍以賊所得之財以其半給部轄有功者被創者數年之後習練已成器甲亦備舉天下之民皆可用之兵天下無事不惟可以備盜賊安吾民而已中原有變則以官兵出征而以民兵居守則內陵外侮之變可以潛消於冥冥之中某前所謂兵強而敵不疑者此其策也

芻言三篇并序

天下之事有習於所見而察其情者非必賢且智者而後能也某家世故微生長田里其於民之利病蓋習見之矣聞之曰養生者防其疾疾去而人自安不必導引賑餌而後壽也養民者除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可也方今法令明具民亦久安顧所以疾而害之者未去爾故書其欲治民者曰芻言

縣令

天下治安之日久矣水旱不作賦斂有常而閭里之間猶有愁嘆之聲寬恤之詔吏不絕書而遐陋之民或不被上之澤天下有治安之勢而斯民不獲治安之福此其故何也古者天下之民止於事其君故財之供於國者有常數而力之用於上者有常時今者天下之民所以屈身而事之者非止於君而已也蓋一邑之間其上有長令其下有吏之黠民之豪且強者皆其所從受令

者也故財之供於國者一而奪之者有三力之用於上者一而困之者有三此三人常以其權力爭而送勝而交病天子之民蓋權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權在長令則長令得以爲私權在黠吏則黠吏得以爲姦權在豪民則豪民得以爲橫天子以天下之民付之長令而長令以其一邑之權與豪民黠吏爭長而更爲之凡所以使民之不安其生而澤之不被於民者皆此三人者之爲也然長令之爲私其害之及於民者雖大而易防豪民之爲橫其害之及於民者雖衆而易服以其自顧惜之心猶重於胥吏也胥吏者終身於其間而其爲智也精不愛於其身而其爲惡也果故其害於民也甚深而難

去古之爲醫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惡而制其所甚毒者蓋有之矣小人之爲惡其勢足以相濟而其力亦足以相勝欲去黠吏之爲姦莫若假豪民之權欲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其主名而黠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民以養平民而一邑之權伸矣雖然豪民黠吏既已摧伏而爲長令者乃始縱橫放肆惟所欲爲而民之病益甚然則宜奈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藜察其狡獪貪墨而敢爲不法者小懲而大戒之其庸懦而無能循謹而寡過者分其權以諉其佐易其難而優其禮使之無失於其名而無憾於見奪甚至於不可已者則亦有不得已焉而

無恤乎恩怨如此而後三者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後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其利為政之要宜無先於此者矣

黠吏

所謂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爭而吾不與之爭也夫黠吏之為姦常起於上無所畏而下無所忌為之長者其道不可以與之爭非不可與之爭不能與之爭也蓋小人之情窮其變詐而使之不能為姦者難陰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為也今夫州縣之間獄訟之紛紜賦財之交錯旁出徑入支離反覆其變為無窮而其端不可考彼之為姦者皆習焉而精其術而

為之長或未嘗更事也以未嘗更事之寡而御習姦之衆雖以臯陶之明洪羊之計未必能得其情而無失也古之明者雍容無為不役耳目而黠吏之為姦常有所顧忌而不敢發者操其要而坐制之未嘗與之爭也蓋權利之在人必有爭之者爭而不已則其勢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給扼其不便之勢而治其不給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斃熊而秦人之所以撓六國也且豪民之所以能為豪者必先有以制州縣之吏州縣之吏惟其所制而後迫脅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於黠吏生長於其鄉而習知其人交結於其徒而默伺其短其動靜之

織悉欺蔽之隱微為豪民者日夜搜求採訪而籍之以為劫質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兩無所爭惟其兩無所爭是以相為形勢而各得其欲為之上者苟於安靜而不知其相濟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為患也何者豪民黠吏其勢足以相勝而其利莫大於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爭也二人者相與交爭而不已則其罪無所隱而其姦不得肆罪無所隱姦不得肆然後平民得以安居無事而為之上者可以雍容無為而坐制之矣

豪民

書曰強弗友剛克又曰沉潛剛克夫剛以制強聖人之

所不能易也而必貴於沉潛者何也夫威之在天下不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將人人而加之則威玩而不肅勢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為畏是以聖人養之以卑晦時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鷹隼之擊必斂其翼虎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可畏莫大乎不可測也使虎豹之勇跳梁於郊原鷹隼之鷙終日翱翔而不知止則鹿豕狐兔得以為計而無所忌矣古之君子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惟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凜然常若有所臨而不敢自肆也今夫豪民之為橫其多散於閭里而其害徧於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嘗不欲舉其類而盡去之而皆不

得其所以去之之術是以深者罪及於無辜察者過失於生事狂妄而不審者反以致怨而取敗上之人患其爲害於民而官之不能制也則使之籍其好訟而數犯法者重罪而遷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聞有以是罪而麗於是法者夫小人之爲姦其類何可以盡去而其爲罪亦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斷於其鄉者株連蔓結非一日之故而其爲橫也目指氣使陰擠而陽善之未嘗以身自名於官也夫惟其類不可以盡去而其罪不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爲兵者莫神於用謀莫易於用聲蓋非謀則無以得其情而臨之以聲所以

使之自服也天下之無威莫大乎可料而威之所加莫患乎輕發小人之有罪者可開其恐懼自愛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則威之所加不可逆料而亦未嘗輕發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則爲惡者有所懼而亦不至於不自安何者彼猶自愛其身幾全其名以恐懼於其上也所謂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懼而不敢自肆者此也

宰相論

房杜

人惟不用於人而後能用人不制於人而後能制人何者有能而可見不若不可見之爲全舉事而情得不若

無心而事之所不能加甚矣能之不可隱而情之不可掩也馬之致遠牛之引重孔翠之羽虎豹之皮其能已見於人雖欲不爲人用不可得也養鷹者不以生物予之養鷹者飢之牧羊者去其敗群視其後者而鞭之其情一見於外雖欲不受制於人不可得也是故得者失之基也譽者咎之門也榮者辱之本也禍固多藏於所忽而怨常集於榮名故曰皓皓者易汙堯堯者難全古之君子去才與智而退托於無能之地辭功與名而自處於不爭之域然後能用人而制之以其才全而天機深也唐史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夫兵危道也諫

難言也以英衛之智王魏之辨蹈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甚難終身爲人用而不自覺彼房杜者默不見其所爲而坐收天下之功則房杜之所以用天下而制之者有英衛王魏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身名俱榮而獨出於諸公之右也

姚宋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變而用其權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爲善而可以爲不善何者權近於邪正鄰於固人之常情每過於用其所長而流於所偏於是而不善用之固以敗矣漢高帝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不以安劉之功許之也唐宰

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偉人然僧孺迹涉於邪而德裕亦以剛介取敗蓋偏於所長而不善用之其蔽固至此也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於應變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爲近於挾數用術以欺其君至其臨大節斷大疑毅然有不可撓者此其所以爲善也不然則忽壞梁而建東幸之計與李林甫違農時而獻西還之策何以異也璟之於守文亦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爲近於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至其禮法自將而姦人不得以行其計論列利害而聞者不以爲忤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此其所以爲善也不然斥宮掖之獻而觸姦

臣之鋒與周子諒韋月將之徒同被誅殛而何補於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體貴於通而不貴於所長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所長者矣

竹洲文集卷第四

啓

代賀隆興改元表

代天理物當重熙累洽之期班朔改元得示大正本之
 義宏基有俶寶曆載新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天日凝
 姿聖神秉德重華協帝洽萬國之歡心立子生商膺千
 齡之景運方且講修庶政祇燕孫謀增光祖宗之功恢
 復文武之境泰元授策朔復列以無期一德享天新又
 新而不已臣欣逢盛旦邈在遠藩三朝受四海之圖莫
 預駿奔之列一筭奉十行之詔惟深欣戴之私

天子奉謝賜曆日表

天子承天爰順時而布令日官底日用頒朔於諸侯中
謝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裁成有道三百有六旬
六日行夏之時八千歲爲春爲秋與天無極臣預叨恩
錫敢後布宣正朔所加已逮要荒之表動植之類咸資
輔相之宜

賀王丞相啓

正中臺之拜禮絕縉紳宣文德之麻慶同寰海沴氣銷
於萬彙徽聲格於九天粵考本朝號稱名相必繇歷
試之久乃允具瞻之公蓋德著而誠孚則主聽不疑功
高而望重則人心自服用能進退賢佞振舉紀綱成太
平致治之功享身名俱榮之福恭惟某官歷朝雋老名

世真儒自秉政機荐專樞柄六年于此庶績其凝內消
草竊之虞外息犬戎之警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
朝廷尊安增大呂九鼎之重逮茲顯拜允矣師言國勢
如持衡惟其平而已天下可運掌夫豈欺我哉况逢堯
舜之君輔以臯夔之佐舉元凱而去共鯀人皆望於我
公柔遠邇而服蠻夷功可成於吾世某身居散地望絕
修門幸同幽間之民獲覩昇平之運華夏蠻貊已均被
於泰和草木昆蟲寧無心於餘潤

上明州沈丞相啓

天陞策名嘗托化鈞之造海邦隨牒復叨屬吏之陳夫
何么麼之微蹤有此遭逢之幸會輒輸危懼仰瀆高明

共惟某官間代真儒中興名宰居邦而必聞其政本温
良恭儉遜以得之入國而其教可知蓋潔淨精微深於
易者用能乘交泰之運輔知臨之朝夬決群邪鼎新百
度允論道經邦之妙用皆窮理盡性之餘功彼蕭曹丙
魏之勲不稱於學術而薛貢韋衡之學無紀於功名越
唐以來暨宋之盛雖大儒之間出若名宰之相望至二
者之無隆曠千載而幾見蓋仲尼潛心於文考獨得其
傳故阿衡專美於商家莫能與競旋屬北夷之擾潛窺
東海之洋眷茲備禦之方無越老成之望獨當一面隱
若長城壯形勢於九重懔威稜於萬里太公治齊五月
而報政不足進焉周公歸東三年而復歸今其時矣某

稟資至陋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艱難已備嘗於萬
狀長游庠序嶽嶽歷落爲可笑之畸人藿鹽幾閱於一
終鉉槩殆逾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僅叨桂籍之名
餘五年下里之居甫迨瓜時之戍以布韋之餘習居蓋
楚之後塵仕路多艱官箴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
一行憂作吏之難豈期黃閣之尊猶假朱幡之重倘拜
賜環之命或容斂板之趨淵角山庭睹真宰威容之盛
樓船海鷗觀金城控制之雄播之聲詩被于謠頌雖塵
埃黃綬敢言州縣之勞人庶早晚洪鈞尚托門闌之舊
吏

賀洪樞密啓

中宸迪簡右府登延北斗魁一星。已增輝於景緯。大司馬九伐宜坐折於遐衝。郵布綸言。頌騰綿宇。某官以尊主庇民之畧。輔經天緯地之文。爰自起家之初。荐逮登朝之久。竒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天蓋有以相之。屬鄰敵之行成。擇廷臣而修聘。冒胡塵而遠役。初未測於狼心。杖漢節以言旋。曾不淹於鴈足。顧忠勞之備著。宜睭獎之彌隆。鰲禁陞榮光。復吾家之舊物。金蓮入侍。榮參天子之私人。允諧共政之圖。亟預本兵之寄。惟父子全名於松漠。事靡前聞。而兄弟接武於樞庭。古亦罕見。諒惟洪濟。遂暢遠猷。兼明軍國之宜。纂修內外之治。樞機周密。同神爵五鳳之時。道德安強。增大呂九鼎之勢。輿情亶穆。揆位方虛。即聽文德之麻。允孚寰海之望。某重惟疵賤。久負眷知。嗟少壯之幾何。已鄰衰境。顧塵埃之若此。敢意清流。頃辭獨冷。除實爲號寒之迫。雖舍遠取近。庶幾及祿之有期。然去逸就難。且復敗官之是懼。進退失據。朝夕以靳。雨及我私。已切雲霓之望。屢成相賀。敢伸燕雀之誠。

知秦州謝執政啓

奉祠散地甫退。終更乘障。近邊實踰始望。誤恩有自。戴德何窮。伏念某學校陳人。州縣冗吏。宦塗二紀。于此濫隨。歲月以推遷。親年七十有餘。不勝朝夕之喜懼。婚嫁之責未畢。田園之歸已蕪。與其自辱於農賈之區。孰若

仰祈於君父之祿。量能審處。以情自歸。方虞躍冶之愆。乃玷分符之選。惟海陵之古郡。實淮甸之奧區。地近俸優。則於奉親為宜。時平事簡。則於陳力易勉。夫何庸妄有此叨踰。茲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應期良弼。輔贊彌縫。而蔽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俯憐樛櫟已逼。棄榆特推錫類之仁。使畢反哺之志。敢不矢心今日。竭節他時。移孝為忠。無負事君之義。報恩有所敢忘。知已之私。

倅邕謝宰執啓

去中州而適粵。叨半刺以乘邊。雖遠宦之良。思在孤蹤而已。幸。顧惟忝冒。實有黃綠。伏念某憂患餘生。哀遲未

路。念曩日庠序。齋鹽之。久與平生章句。誦習之勤。上馬無以取當世之資。下馬不能為一身之地。抗塵走俗。垂二十年。號寒啼飢。餘三百指。計時仰祿。若早望雲。况當員多闕少之時。而在鴈集。鳧飛之數。上紆存記。曲徇僥求。陋如之。何敢有居夷之嘆。時平為養。固難擇地而安。茲蓋伏遇某官。師表百僚。甄陶萬類。輔贊彌縫。兩歲諸用功未嘗言。義負偃植各安所施。才無或棄。致茲寒遠。亦預甄收。趨名利於市朝。誠非得計。行忠信於蠻貊。尚蓋罔功。

謝南軒舉狀啓

居官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退

自循省積有驚皇惟士天出入之門有女子從夫之義
必得其人必得其正乃不失禮乃不失身故上之舉下
固豈容輕而下之從上尤不可苟如其者衰遲末路憂
患餘生飢寒逼人未免祿仕踈直忤物累速悔尤自知
無以取知於時世亦莫肯有怜之者資章甫而適粵已
甘爲無用之人負耒耜而之滕父欲爲歸耕之計不圖
流落乃托照臨迨此一年固多罪矣繩以三尺其可逃
乎况城府無自衛之謀而山川有至險之勢橫逆猶是
必不仁必不忠。潛想不行可謂明可謂遠。復私公舉猥
辱名言。茲蓋某官命世真儒濟時良弼當今之世舍孟
子而其誰以覺斯民。宜伊尹之自任。謂報國莫先得士。

而觀過可以知仁。自媿妄庸有辜獎拔。某敢不益堅素
守。祇服誨詞。誓全節於始終。是爲報知己之賜。敢呈身
以僥倖。而重辱我師之門。

竹洲文集卷第五

啓

與桂帥張南軒啓

大毒懸高牙。想制閫威容之盛。屬鞬戎服。望轅門兵衛之嚴。欣憐交懷。夙宵假寐。某官淵源聖學。師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賛于伊陟。在賢者識其大者。孔子傳之孟軻。允開物成務之殊功。皆養氣存誠之餘事。用能洪濟於艱難之日。而雍容於進退之間。雖素位而行。不顧乎外。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遠。蠻貊賴威懷之畧。兵民須鎮撫之宜。官守恃遠而或媮。邊防循習而或弛。允資輿望。肅付戎昭。宅南交秩。南

訛姑重羲和之命。覺斯民以斯道。况當堯舜之時。我公其歸。天子有詔。某州縣下列庠序。陳人章句。誦習之雖勤。塵埃奔走之亦久。下馬退不能為一身之計。上馬進不能取當世之資。嗟壯志之幾何。已隣衰境。抗塵容之若此。敢意榮途。顧以罪戾之餘。宜志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嘆遐遺。不圖流落之餘。獲托照臨之下。以身受察。引領自歸。雖仰視墮水之鳶。不堪上霧。幸南飛遠樹之鵲。未漢無枝。

賀汪直閣知九江啓

榮膺新命。寵借舊勳。上流冠蓋之衝。外分於憂寄。東壁圖書之府。內列於清班。用卜眷知。實階嚴近。伏惟某官

文章發於賢業。忠義結於主知。五馬渡江。肯感會風雲之際。四蛇入宇。乃流落江湖之間。茂隆資望之崇。進被褒陞之寵。會遠分於符竹。爰入覲於宸旒。久不見賈生。已躋榮於前席。復以為馮翊。蓋將試之治民。用陞延閣之華。增重專城之貴。惟險阻艱難。備嘗之久。而溫良恭儉。遜以得之。某久托餘輝。彌增善頌。大丈夫官至刺史。亦足榮矣。方欣千騎之迎。卿儒者。宜謀廟堂。反在此耶。即聽三公之入。

代賀張魏公除樞密使督軍啓

光膺策命。進長樞臣。兼太公九霸之征。督安石諸軍之事。士氣百倍。輿論一新。某官命世奇才。應期碩輔。盡護

諸將威名素震於華夷再造皇家勳烈獨高於今古
屬太上兼南北之愛而宗臣更內外之除二紀山林
益係四方之望同時將相獨遺一老之尊蓋天心有悔
禍之期留人傑為興王之用果亟還於湖海遂專付於
江淮人心恃為長城國勢重於大呂將成功於不世復
出命於非常會群后以徂征當無待七旬之格至太原
而薄伐期立成六月之功某頃守留司深虞邊瑣頗豐
府庫以備師徒逮茲幕府之開乃在海隅之遠莫預功
名之會徒深傾屬之私羽檄交馳籌帷良勩願謹饗殮
之節永享家國之休

上明州僉判許狀元啓

起徒步之諸生甫驅馳於黃綬受約束于下執幸托附
於青雲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尺牘祇布
寸心某官學問窮六經之源文章發千古之秘日昱乎
晝雖奴隸亦知其明嶽峻于天固丘陵不得而學果復
世科之舊允符時論之公雖子儀專再造之功容有齊
名之將然管仲受下卿之禮不妨一正之功固宜立致
於要津况已結知於當宁韓愈佐董公之府姑借重於
幕中賈生深宣室之思即對揚於夜半某下同職官退
而省其私何以善其後幸晚生之末學親當代之偉人
雖小巫之於大巫固已望風而伏然後覺之於先覺寧
無附翼之誠

謝李鹽使舉治狀啓

居官無狀方遭誣謗之深當路誤知反有薦揚之寵人
非木石恩重丘山伏念某家故甚微才惟至陋學焉不
適當世之用文止於應有司之求老歲月於藿鹽迨逾
十載疲精神於綴緝亦既半生須辭獨冷之除蓋爲號
寒之迫以書生狷介之習當前人廢弛之餘巧吏舞文
豪族犯法獨奮一己之見橫當百敝之衝雖職守之粗
脩而怨仇之深嫉云云今則獄訟稍希財賦粗足市井
以通商賈之有無者粗備衢道以便舟車之往來者粗
脩官舍以待使客者粗安學校以養士子者粗飾故譽
而舉之者或有之矣然誣而謗之者抑又甚焉方造作

於語言以震駭於聞聽雖慈母之於孝子尚疑三至之
言豈端木之無先容而爲萬乘之器忽被褒嘉之及莫
知僥倖之因怜某田野之起家故許以近民之平易怜某
簞盞之粗飾故嘉其率職之廉勤至讀誨章有少助孤
立之語更加延譽致一時列薦之榮不惟沉痛之獲伸
且喜公道之終在殊恩難報危涕自零茲蓋伏遇某官
直節聳於朝端廣問施於天下揚清激濁辨是與非使
強健之吏獲全而告訐之風稍息豈獨塵冗下吏之爲
幸實衣冠善類之爲依某敢不祇服名言益堅素志敢
容心於明陟以上累薦士之公誓全節於始終是爲報
知己之賜

賀范至能自廣帥鎮蜀啓

光膺宸綍肅鎮坤維伏惟慶慰某官以經天緯地之文
輔開物成務之畧竒偉挺特人固不可及者艱難險阻
天蓋有以相之用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於中外
之務入爲從官出爲牧守視香山之有何羨焉北踰無
棣南踰穆陵雖錫履之征不至此而况德威之所震疊
戎索之所懷柔能媒徠西極之良銅柱謹伏波之約既
勲名之益著且歲序之屢更宅南交秩南訛可謂遠也
已矣既得隴復得蜀安能久居此乎衮衣其歸天子有
詔某云云猥緣罪戾之餘宜置蠻荒之表故雖遠戍敢
嘆遐遺荆州踰望於登樓嚴道忽聞於叱馭南飛逸樹

不勝三匝之悲中流失船更賴一壺之賜

上憲使啓

某官德懋老成氣涵剛大凡開物成務之實用皆正心
誠意之餘功肆能雍容於進退之間而勤勞於中外之
寄郎闈入直增列宿之光輝使節更持峻外臺之風采
有來命世之傑以俟熙天之功徒以交廣要衝朝廷最
遠民之寬抑或不上達獄之枝蔓或至繁興官吏恃遠
而或媮文法循習而或玩疇咨明允用付平反資經術
之決疑以德威而肅下惟召伯教明於南國必也使無
訟乎然望之意惟本朝安能久居此也

竹洲文集卷第六

啓

賀金少卿啓

輟司邦禁進領宗盟方圉圉空虛已洽好生之德而本
支千億茂昭博叙之恩宜我老成妙膺簡在某官彌文
飾治盛德範時正色立朝夙著忠嘉之望安貧守節久
高恬退之風伯夷直哉惟清叔度淵乎似道頃將使指
入領廷評甫臻三載之成靡有一人之獄璽書加寵已
示深知玉牒陞榮益彰優遇雖入趨表著尚仍惟月之
清班然伏讀訓詞可卜匪朝之大用某久承德芘深切
頌誠汲黯在朝寧有積薪之嘆富平入侍即膺簪筆之

榮暑令清和朝端優裕真慎鼎茵之節以承冕旒之休
代洪守賀陳殿院啓
天眷申隆臺端進貳言路慶得人之盛仕途欣直道之
行恭惟某官迪德中和養氣剛大孫卿子之學入乎耳
而著乎心韓退之之文宏其中而肆其外自振起於南
省已結知於北辰躋榮栖鳳之居借重集烏之府付柱
後惠文之事益著休稱果殿中供奉之班光膺進擢益
楸一臺之正即陞二府之尊某叨守郡符阻趨賓廡鴈
行接武方者袞袞之登燕厦傾心輒貢區區之喜

通信守徐侍郎啓

備官澤國尚遠及瓜攝吏泉臺將欣斂板三釜有及親

之幸二天期獨我之冷輒輸悃悞之私仰布起居之間
某官彌文華國厚望端朝德義可尊發強剛毅足有立
也名位至重溫良恭儉遜以得之自摧偃月之堂荐擢
昂霄之幹紫荷奉橐皂蓋分符本末源流足國任貨財
之計中和宣布鄰邦傳樂職之詩雖壽王父厭於承明
而汲直宜居於禁闥積中外踐揚之望爲左右輔弼之
儲伏念某頃起閭閻叨居庠序大小殆逾於百戰往來
幾閱於十年月積毫釐之勤歲有尺寸之進偶上舍占
一優之等復南宮居十子之間一命青衫僅脫虀鹽之
苦雙親白髮顧艱救水之羞適鍾官鼓鑄之司廣幕吏
分臨之職尚稽除授猥使攝承雖曰時乎爲貧安能久

居此也。若乃食焉而迨，獨不媿於心乎。幸今所攝之司，乃獲焉依之地。儻有錙銖之効，少酬升斗之備。登荊州之樓，敢言非於吾土。從晉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

謝洪徽州差權局啓

誠切望霓，冬十二月至于七月。去年十二月嘗以權局報幸深披露人，皆一天我獨二天。感歎何窮，省循知愧。伏念某頃由學校進，列衣冠步，儼不醉。深媿賈生之學，浮虛寡用。益慚楊綰之譏，苟區區升斗之是營，則碌碌尋常之曷進。分甘遠關，歸理陳編，田百畝而勿奪其時，幸給晨昏之養。學三年而不至於穀，未忘夙夜之塵。豈期四壁之窮，忽覩兩轡之盛。賈緣進見，荐辱眷憐。攝趙德

於海陽，雖文拘於三尺。

洪令攝城，下置貢生於門下，已尉以新文罷。

幸遇於一時，茲蓋某官治最列城。思深前席，問羊而知

牛之價，豈惟察物以窮姦，過糞而空焉之群，更欲拔尤而厲俗。猥私謫薄，特賜甄收。登王粲之樓，况復歸於吾土。從吳公之駕，恐即覲於神京。

賀金文除給事啓

宸章進寵，夕拜陞榮。增重朝廷，均歡寰海。某官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宏。雅望三朝，仰止天民之先覺。清名一代，凜然松柏之後凋。頃從靜退之中，進歷高華之選。荐持從橐，入侍經帷。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深結聖神之眷。擢司封駁之公，歷觀昭代之前除。

遠考本朝之故事，凡瑣闕論思之任，皆廟堂弼亮之除，民所具瞻，政將焉往。某久依大庇，欣覩殊榮，修贊喜之，恭阻趨風於幕履，上得賢之頌，俟正位於阿衡。

上錢通判啓

籍聲名於諸公間，久仰宗工之望，受約束于下執事，行居屬吏之陳，夫何么麼之蹤，有此遭逢之幸，輒憑尺牘，祇布寸心，恭惟某官，育粹慶源，資深學海，千仞應覽輝之瑞，九磬揚聞代之音，文雅風流，仰故家之遺範，聲猷治行，爲當代之偉人，雖更揚踐之多，益峻老成之望，相周昌於諸侯之國，寧無留滯之歎，佑田叔於在廷之臣，行襲褒陞之寵，某受才無取，托勢最孤，少起閭閻，險阻

艱難已備嘗於萬狀，長遊庠序，嶽嶽歷落，爲可笑之畸人，藿鹽幾閱於一終，鈇槩殆逾於百戰，歷三舍南宮之選，位叨桂籍之名，餘五年下里之居，甫逮瓜時之戍，願以布章之餘習，而居篋楚之後陳，仕路之多艱，官箴之可畏，雖三釜喜及親之近，而一行憂作吏之難，托一枝於深林，幸有依歸之地，開萬間之廣廈，更資蒙茆之私，謝洪徽州撰休寧縣學記并書啓

木鐸振文已新，群聽銀鈎備法，更偉遐觀，凡與承學之流，實佩宣風之賜，切以十室之間，必有學蓋黨庠，遂序之遺允，學之立，皆可書實，曾頌類宮之意，苟學之不講，則德之不修，而言之不文，亦行之不遠，惟休寧右儒之

化自穎川筮仕之初載新賢宇之卑用振文風之陋衡
湘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齊魯言春秋悉本胡毋之說
積二紀漸磨之久號一時人物之蕃伐石冶金未有無
窮之託思人愛樹空懷勿翦之心豈期名世之賢乃假
陋邦之守爰樞衣而顧紀蒙泚筆以頌成炳若丹青既
不渝於悠久馮之琬琰當有補於將來茲蓋某官道德
高古人言語妙天下聲蜚實茂豈碌碌瑣瑣餘子之爲
事信辭嚴得是是非非聖人之意坐令窮僻寶此瑰奇
奉以周旋敢急書紳之戒更相告語庶消珥筆之風

竹洲文集卷第六

竹洲文集卷第七

書

上蔣樞密書

某聞天下之大勢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敵國相持
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而敵國相持之勢宜緩圖
利疾戰而緩圖則必有養虎遺患之悔宜緩圖而疾戰
則必有喪師自蹙之災何者紛紜之初國無定君君無
定臣勝則鳴張敗則瓦解故於此時利疾戰以決一勝
緩則敵國之形成割據之患勢

夫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則不可以遽離形勢
既固則不可以遽奪故於時宜緩圖以待萬全之舉而

欲僥倖於一戰幸而或勝必至於敗不幸而敗必至於
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勢或
離或合相爲循環而其所以興敗之機未嘗不由於此
秦之興也天下之勢立敵而相持故其計出於緩圖
高祖之興也天下之勢紛紜而未定故其計出於疾戰
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勢故不置隴蜀於瘡痍未
瘳之時本朝

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國之謀故遺諸國於太
宗皇帝之世曹操符堅不知敵國相持之不可以疾戰
故喪赤壁淝水之師以成吳晉之強唐肅代不知紛紜
未定之不可以緩圖故置河北於度外以成藩鎮之禍

謀人之國可不審哉恭惟 國家自 靖康以來天下
之勢蓋屢變矣建炎再造之初紛紜未定之勢也紹興
治定之際敵國相持之勢也粘罕兀朮屢劔於再造之
初而顏亮欲僥倖於治定之際虜人之計既已失矣而
前日諸公之謀復不知大勢之所在蓋顏亮就戮之日
中原幾於紛紜虜雖定位之後南北幾於立敵諸將當
紛紜未定之時不能越淮而發一矢暨敵國之勢已定
乃欲長驅而定中原前日之計又已失矣今日審天下
之勢而定緩急之計閣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與建
議於朝廷之上而游談於道路之間非和則守非守則
戰夫和與守與戰三者一時之計而非天下大計之所

在也。天下大計之所在，必先審天下之大勢而預定焉。大計既定，則與之和焉，可以驕其志；戰焉，可以疲其民。守焉，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則和必失於苟安，戰必失於輕舉。守必至於自敝，苟安則有異時之患。輕舉則有目前之變。自敝則無安靜之期，閣下於此固已深察而審處之矣。某草茅之賤，士庠序之陳人，論天下之大計以納於不測之誅，惟閣下察其所言，非出於因時附會而遷就其說也。

見辛給事書

某不肖無善狀，獨嘗習句讀為詞章，自幼至今三變其學矣。其始也，蓋搜章析句，比諧律呂，謂之詩賦，稍長以

為是俳諧之具，爾不足學去而學經。其學以類聚善附會為富，其文以淺切陳熟守邊幅為工。若書若詩若禮春秋，皆嘗學焉。以游上庠，上庠之士與其師，或以為能，又稍長以為是詩賦之異律耳。聞古之人有學古道為古辭者，其人曰韓柳氏，其文崛竒偉麗，毅嚴正雅，非今世舉子之所謂文也。就而學焉，茲誦其言，規其影響，既專亦久，信二子之雄於文，未可以伯仲論也。又稍長以為是雖工無以異於鄉之所謂賦與義者，操履之方出處之節，二子容有議焉。子韓子勇於前而怯於後，子柳子辱於始而悔於終，蓋後之怯適足以敗前之勇，終之悔不足以蓋始之辱。至於前勇而後不怯，始無辱而終

無悔操履出處明白全粹可師可法者將棄其學而學
焉未之見也伏惟閣下曩以直道忤權貴失諫官斥而
不用者垂二十年其召而復用也人意懲前日之黜或
少戾以求進而閣下正色危論復以不合引去蓋韓子
怯於一劔而閣下銳於再舉柳子悔於一失而閣下終
無可悔有韓子之勇而無韓子之怯有柳子之黜而無
柳子之辱是所謂明白全粹可仰可法而某未之見也
某新安之鄙人新安之於番邾魯之邦也而其宦學四
方迄無趨走受約束之幸茲緣攝吏泉府平日之所仰
法而未之見者將得以自竭時進於前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
況於親炙者乎

上王丞相書

某聞之傳曰人主論一相又曰一相處乎內蓋權分則
勢敵勢敵則情異堯舜三代之盛創業中興致太平之
君未始不專任一相者誠懼其權分而情或異也而况
於後世人才衆多孰與堯舜三代之世君臣相與又孰
與堯舜三代之世甚矣一相之難立而功業之難濟也
宣王之興去文武之世爲未遠也當時在廷之臣其才
足以任天下之重者惟仲山甫宣王之所以舉天下而
聽之者亦惟仲山甫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庶民之

詩八章。尚可考也。蓋嘗反覆其詩。至於四章。言其明哲保身。六章言其愛莫助之。然後知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蓋甚艱且瘡也。明哲保身。為邦國若否言之也。愛莫助之。為不畏強禦言之也。惟仲山甫本之以柔嘉之德。出之以令儀令色。而守之以小心翼翼。故能君臣同德。任使賢能。明文武之業。大復古之功。後之中興者。莫加焉。恭惟主上接千歲之統。大丞相任一相之重。其小臣也不敢諛。不敢誣。敢為大丞相賦。蒸民之章。而不知所以裁之也。某皓首州縣。所至不偶。且重得罪。頃自邕管佐吏。終更造堂於大丞相無一日之雅。可以自託。無一言之善。可以自見。而大丞相以一見之頃。引

之見上擢守邕城。謂某或可以備疆吏也。某以親老。自言又蒙優恩。畀之祠祿。大丞相之於某。可謂曲成而不遺矣。然大丞相何私於某。而某亦何得於大丞相。其所以區區欲進其說者。非某一介之私幸也。

上姚樞密書

某切嘗妄論宰相之用人。當以忠信為主。而以才術為用。忠信之士。雖或不足於用。而終歸於正。才術之人。雖或可與立事。而終多反覆。荆國王公之取人。以才術為先。故元豐之黨多小人。司馬溫公之取人。以忠信為本。故元祐之黨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祐之忠信為腹心。而以元豐之才術為手足。則天下之事可以必成。

而無後患其學校之陳人州縣之冗吏才術固非所長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籠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輩試指一煩難之任使之自効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祿而已

又

某聞士之求見於王公大人也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今某將有煙瘴萬里之役而無辭以白大人某之窮不勝訴也而某不訴閣下位爲股肱執政之臣而措國勢於安平無事之地閣下之德不勝頌也而某不頌非某之情獨與人異也使士之訴已之窮而皆哀之則亦不勝其哀也使士之頌閣下之德而皆悅之則亦

不勝其悅也然則訴窮以求哀頌德以求悅竊計閣下之門不少乎此也不頌德以求悅不訴窮以祈哀而猶切切焉修詞以爲贅納謁以求通俯伏奔走旅進而旅退者此復何也某聞天下之事常患乎上之人不能知而下之人不能言今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徃徃皆知之而不能言上之人雖能知之而莫有爲言者此某之所以日夜念此思得雄量全德其心休休焉樂聞善言如閣下者而試一言焉乃今而後遇也某頃居間有富國疆兵策并序三篇謹以爲獻

上湯丞相論餘姚海賊書

某聞官有職職有守居其官而守其職分也失其守罪

也今某之官尉也捕盜其職也尉得盜不足以言功而國之常典獨優於捕盜之官所以勸也頃者越之屬邑餘姚有吳邵者家于縣之西十里一夕海盜百人掠其家鄰里皆驚走盜徐發其藏負以舟舉旗鳴鼓道縣而東縣之人聚于江之虹橋欲擊之盜橫挺大呼揚言欲縱火大掠縣之人不敢追尉卒有赴者為所傷退賊乘潮至明之鄞縣散入支港失其蹤縣具其狀上府府以聞被旨督捕甚急府遣將發卒會諸捕盜官兵以討之郡縣洵懼某初奉符即出器甲戒部曲凡平日所優異倚以捕盜下與不及民能捕盜與賊為市有宿負願自効為姦吏未發微得其情新進有勇

力未知自為謀桀黠有伎藝未得伸市井無賴與賊為耳目者悉召之示之以其所甚恩誘之以其所甚利使之分部四出蹤跡盜所從起與所從遁及所與經行飲食若相為囊橐者悉蒐捕之盡得盜所在蓋明之西有湖綿地五十餘里民數百家田其中多盜之黨又深僻阻奧得以自固官兵常憚之不敢深入某乃遣吏誘其徒最黠者使前喻其黨令各釋兵散處分所得財為衣食如平人居賊果信之某乃率吏士夜襲其巢俘二十餘人其渠黠卒十餘人引餘黨且戰且走不能得蓋有為之耳目者躡其所往果之盜所某親率所部赴之與之角逐三日不粒食夜不解甲賊每急輒跳躍直前某

預戒吏士遇賊決戰輒聚為陳叢戟外向令善射者狙射之賊數失利因夜潰失其蹤某乃選健士三十輩變衣服為農民於湖之衝若耕且漁者戒曰明日賊當過此若遇賊急擊勿失且舉旗遠麾夜既分使人來告郡別駕解官歸尉卒當先導詰旦某乃引所將士鳴鉦西去甫一里令前行者無反顧某獨與壯士二十人止道旁舍炊方竟聞若有疾呼者使人憑高望果見其遠麾某急引而還火擊之賊阻險以死抗某之士有先登身被重創者生擒二人而還某親解所衣馳裘衣之手傳藥蓋激厲之皆感槩大呼投刃爭奮賊潰走乃遣人分捕之獲其渠七人其黨四十餘人某之士亦多被創衣胄

赭然及城老幼數千人遮道相勞苦蓋此賊為明之患久矣念其一介書生不習戎事又尉曹無金帛賞賚之資獨以氣激吏士使盡力既而竭俸給之資以予之被賞之士至有奉之以還固與之不肯受者顧如此輩猶知氣義不計賞其之初心豈暇為賞計哉徒以督捕之嚴自知剛拙不堪上官之辱故不敢不勉爾然蒙鈞慈許以格外推賞此蓋閭下樂善愛人垂怜吏士有及於此某得資焉賞已涉僥冒之嫌有勞自列且失辭遜之義惟閭下實圖之

... 其不才無善狀少時嘗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兩任
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謗累以是痛自懲艾思欲
自屏於僻遠無人之境歲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苟寸
祿以畢反哺竊便安以佚餘年則區區志願滿足無餘
前此到堂只從諸公覓一廣右通判為是故也然昨到
會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見乃蒙台慈
過有推許退而自省莫知所因蓋其魁然其形而其中
實無所有率爾而對而其言多不適用其於是不敢自

竹洲文集卷第八

書

上張南軒書

其不才無善狀少時嘗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兩任
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謗累以是痛自懲艾思欲
自屏於僻遠無人之境歲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苟寸
祿以畢反哺竊便安以佚餘年則區區志願滿足無餘
前此到堂只從諸公覓一廣右通判為是故也然昨到
會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見乃蒙台慈
過有推許退而自省莫知所因蓋其魁然其形而其中
實無所有率爾而對而其言多不適用其於是不敢自

喜而益以自媿何者人固未易知而物不可以苟合判
府經畧直閣右司先生倘因他人過情之言或一時適
然之喜取某一日之長一語之中而未知某之所短者
固多不惟所短之多而其過失亦甚不惟過失之甚而
罪惡之不可恕者亦且不少何謂罪惡之不可恕某少
時嗜酒使氣游蕩無度則有不檢之罪爲縣令時擅殺
人納亡命則有不法之罪今垂老矣有親年七十而貪
祿遠去則有不孝之罪何謂過失之多遇事直前不顧
後患其失一也語言不謹煩致怨憎其失二也疾惡太
甚事不干已其失三也遇人無親疎賢不肖輒輸馮肺
腑其失四也至於好謀而智不逮好勇而剛不足好學

而志不堅好立事而才不稱其天資之所短者又未可
一二數如前數者有一于此自不可復用於世而况兼
是數者而有之而先生遽以爲可用在某一時脫空漫
語以苟顧盼之寵則可第恐他日不能上副所期或致
誤事則於門下知人之明不能無傷欲望台慈更詳察
某之所有博訪某之所爲終以爲可用而後用之無責
以近効無拘以文法無聞以說慝之口無惑於怨仇之
言然後敢安神定志惟門下是用如其不然某但當謹
率瓶之守奉有司之法享二年之厚俸而竊半刺之安
佚日押文移數紙月遣吏卒數輩馳迫屬縣椎剝吾民
之肌膚以充經總制錢之課而坐受釀賞則某之能事

畢矣而又何求焉。

謝南軒薦舉書

某不才且無善狀行餘五十碌碌州縣已不復有當世之志萬里流落之中乃蒙先生誤有薦揚又蒙朝廷誤賜收錄某聞命感槩然富貴易得名節難全若因此他日或見用於時決當保全名節以不負知己之恩爾某昨蒙使司行下令某按察邊塞官吏貪冒苟得某前此以溪洞事屬安撫都監司未嘗干預今既有此命某其敢有所畏其敢有所愛然此風循習已久若一繩之以法則大者可戮小者可誅欲乞容其自今以往改過自新若復不悛置之極刑亦不足恤。

與南軒論盜賊書

昨日面奉誨飭令某條具擒制盜賊事件某初尉明之鄞縣後宰饒之安仁皆盜之淵藪固嘗折獄以此若盜之發捕之無他奇計但重其賞罰而行之以必信無不獲者然盜已發而不獲不若未發而爲之備蓋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其在安仁時嘗做前輩置鼓樓之意而推廣之行之未幾盜發輒得之後遇水旱四境之外若饒之樂平撫之金溪信之貴溪盜賊縱橫而終無一人一騎敢越吾境而爲暴者雖一時設施容有出於法度之外然救荒之政不得不然雖以是獲罪終不悔亦常記錄一二謹具如后

某昨者蒙 恩賜對擢守邕管恭惟 主上屬意之重
在某可謂僥倖顧雖遠惡夫復何憚某自六月蒙放朝
辭即冒暑疾驅假道過家而其父又以某行當遠成憂
患成疾白髮癯然支離骨立其以煙瘴萬里生還者稀
率之而行則不可舍之而去又不可傍違窮途莫知所
措君命至重不敢久留父子相持慟哭不忍相舍行路
之人皆爲隕涕某切見朝廷用人皆因其情之所樂而
使之是以人人皆有欣欣自喜趨事赴功之心方今南
邊肅靜非有警急難辦之事人才衆多非無可以爲邕
州守臣者如某么麼螻蟻之微何足以爲南邊輕重况

某父年七十有七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長若蒙 朝
廷哀憐異時或有差使雖甚遠且險人情之所畏憚而不
敢往者某誓當直前義不回顧今雖迫於君命不敢不
往然某方寸亂矣異時或不能事 以至曠敗則雖萬
死不足塞責伏望台慈哀憐特假一言之重儻得改差
一在外宮觀使其父子得相保聚以畢餘年何啻肉骨
生死之賜

見洪徽州書

其聞之有所不可窺無所不可信可以爲大人君子矣
蓋人必有所可畏也而後尊必有所可親也而後大不
可窺者天下之所甚畏而可信者天下之所樂親也洞

庭彭蠡之波長河大江之委其光隱然而長其色蒼然而深雖無驚風怒濤衝陵決岸之變而望之者神寒戰之者心惕何者純龍鯢鼉之所出沒掩抑而不可窺也至於舟楫之所通網罟之所集朝夕於其間而無所害蓋以其所爲風雨者有占而所以爲盈虛者有時故以天下之至深而爲天下之大利非澗溪之流岷澮之集可得而擬也昔者某之於閣下誦其文知其學之至樂其名信其實之宏未知夫所以出於用而施之於人者也子思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今天下之所謂賢者寬厚恭謹足以有容而其過也常至於廢弛而不振幸其明敏果決可以有爲者或至於挾數害

物以濟其私凡政之所以不行行之而益重其病者莫不由此之故也竊惟閣下未嘗習文法歷州縣而其所以處於繁亂難治之事欺蔽隱微之際或逆其情而得其實或詰以事而得其情或舉其端而知其所以始終之意或不考其辭不驗以事而窮其變詐於人情不可測度之間雖老姦巨猾文致博會足以易事之情而惑人之聽者皆自以爲不可欺至其抑揚操縱擊搏彈治或輕或重或予或奪無一焉不愜於人情合於法意其爲人也必剛簡而示威嚴厲而難親及觀其容聽其言雍容和易恬愉委曲無以異於寒素之士仁民愛物樂善好賢孜孜發於辭氣見於行事凡所以遇其下治其

民者一歸於子長者之道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孟子曰知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勇出於仁智行於無事此其爲道所以不可窺而可信一時之士所以中心誠服而樂親之者也某又聞之天下爲宰相能用人郡守刺史能得人士之賤獲見於宰相也難而見於郡守刺史也差若易宰相之貴觀人也畧而郡守刺史之察人也蓋詳西漢之士由郡守刺史薦進採擢而顯者至衆也而始於賈生生河南人太守吳公知之後公以治平最天下入朝爲九卿乃爲上言生賢生之有聞于時吳公之賜也其縱橫辨博生有婉至其躁易輕發亦所不敢爲也近所爲劄言三篇謹以爲獻

荅吳益深書

某與益深生同郡復同姓學同趣也益深文行之懿鄉之人皆知之獨某去鄉之久雖間有爲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未能深知之也近始蒙見顧且以長牋爲覲某雖鄙陋然觀其容而聽其言固已肅然而知所敬欣然而知所慕退而伏讀所覲長牋精深馴雅如其爲人乃知向之爲某言益深文行之懿者猶蔑之面而已益深於此用力之至而得之深若是而猶於某不棄焉豈以某爲足以語此者某嘗聞之文之本源與其體制猶天造地設不可易也夫子之六經其道一貫而詞異施古之深於文者蓋知之矣益深用力之至則得之當益純

而施之當益得其所其蓋不足以語此也其未第時常
從陳阜卿先生學爲舉子之文塵黍後常見尹少樞論
古文二先生於古今之文蓋習矣而察者晚而後見薛
士隆言王伯之畧見南軒先生論誠明之妙而志氣已
衰精力已憊方且茫然自失未知所以爲根本之計詩
云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益深用力
益至則其所志當益大毋若某之學終於無所歸宿焉
則善

吞汪楚才書

前書論學伊川者之敝非好爲異以伊洛之所以異於
釋老者正以其本末具舉先後有序故自格物致知正

心誠意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孔子亦自志學積
而至耳順從心若說才有所見便易脗合想非今之學
者所能非惟今之學者不能雖孔子亦五十而學易
蓋易窮天地陰陽人情物理之變且如孟子論治始於
田桑雞豚之畜豢要理會在若一有所見便與之脗合
雖孔夫子亦不能如此所說吾弟蓋生而知之自誠而
明升高自下若無可疑者某自不足以知之也未說別
事且如孟子說三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使儒者當之便能做得這箇事否彼其施設固
自有序步步便有實効非如禪家之說推墮滉漾中也
未說行道濟世之事且只做一个好學者亦須博學而

詳說之不可如學佛之人窺見一班便謂天上下地惟我獨尊蓋吾儒之學者知周萬物與天地相似且願吾弟自格物致知以次正心誠意須要修身齊家而後行之天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苟不至德至道不疑中庸一書不止專說理性惟以性命中和為本爾吾弟之學既知其本矣蓋本末之理固是一貫而其事自有次第也近來學伊洛者無如朱南康呂東萊然二公之學正不如此不知南康曾有回書否以其所見必不合也二公近來大段做實用事業自三代聖人制田治兵以至制禮作樂皆窮其本末可以措而行之天下不然伊洛之學遂流而為禪家矣禪家不一

天地

須要一超真入如來地學禪者為大言以欺世若如其法當墮拔舌地獄也幸以為戒可也平生相與之深忘情僭言及此死罪

荅汪仁仲求撰墓誌書

先文潛德備福要得高才厚望可以取信於後世者書之承以見諉非其人也又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碑誌必先有行狀然後求當世名士叙而書之埋之墓中謂之墓誌為陵谷遷變諉也既葬復以誌銘之語撥其大略揭之墓道三品以上謂之碑餘碣若表故必有行狀而後有墓誌有墓誌而後有墓表近世鄉中俚俗之禮既無墓誌又非墓表只有大石一片掩在榔口便就石

上鐫刻姓系事迹或謂之墓記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
碑其名稱制度皆舛午不經取笑識者竊謂送終人子
大事誌表又送終之大事若不合於禮不若不為若欲
必合於禮周仲濟仲皆儒者豈不知此慎之重之勿輕
以護人也

竹洲文集卷第八



程